

綠燈

作品

得獎者

陳東海

陳東海，一九六二年生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、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畢業，台南市國中國文教科教師退休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、小品文獎。

得獎感言

久遠的記憶，不論喜怒哀樂，大抵隨機出現，只有這過不去的綠燈，幾乎是常駐的記憶。感謝評審讓憂鬱的回憶有了微光。



綠燈

那是一段黯淡的記憶。父親在工廠加夜班時，咳血、癱倒、送醫，隨即住院長期治療。時年八歲，對母親所承受的大抵懵懂。

某日下課，母親來校接我。之前，她為住院的父親送飯。之後，我們轉往一段漫長的路程。我背著書包，母親提著裝飯盒的手袋，我沒問去處，母親也無絲毫透露。

在公車上，母親不安地望向窗外，怕坐錯車或錯過站。

天色漸暗後，母親略顯猶豫地下車。一部計程車停來，探頭招客。母親靠近，取出鉛筆歪斜寫著住址的紙條，禮貌地詢問。司機表情不悅，瞥過字紙，只說往前不遠，隨即離去。

幾經輾轉問路，我們找到陌生窄巷底的獨棟樓房，母親幫我整過衣服，然後伸手按壓門鈴。

有人應聲開門。母親扯我手說，叫表姊。我叫了。表姊笑著答應，對著母親叫姑媽。表姊很好看，高雅的素色洋裝、秀氣的金項鍊、晃閃的寶石耳墜，與豪宅同等貴氣。

表姊夫不在家。

表姊遞給我鋁罐汽水。比起汽水，表姊家客廳的華麗更吸引我，氣味清新的花崗石地板、溫柔深沉的皮質沙發、檀香書櫥裡整齊成套的書冊、玻璃酒櫥裡繽紛琳琅的洋酒。

還忙移民美國的事啊。母親陪笑說。

有那麼瞬間，我以為她們商量的是，因為移民，樓房將委託母親看顧，於是，我們有機會搬離潮濕、陰暗、髒亂的鐵皮矮屋，住進豪宅。

接近晚飯時。表姊頻繁進出廚房、客廳，不時撥打茶几上的電話，又連聲向母親說抱歉。母親端坐沙發，低聲說沒關係。

表姊夫遲遲沒出現。

稍後，親家公婆下樓，招呼母親一起吃飯。母親道謝，說還得趕回家。我有些失望，即使不餓，對表姊家的晚餐我也很好奇。

終於，電話鈴聲響起，表姊抓著話筒輕聲回應。

「短時間還回不來。」放回電話後，表姊為難地對母親說：「他說，這陣子確實無能為力。」母親起身，和用餐的親家道謝、告別。

表姊送我們到門口，拔下耳環、項鍊給母親，母親不敢拿。她塞進母親的手袋，紅著眼眶說，讓別人看了不好。

回程，母親沿途靜默。不久，我們走進深長而晦暗的地下道，火車在頭頂上轟隆疾駛，大小汽車從左側車道呼嘯而過。在通道最深、最暗處，母親停下腳步。理所當然，數公尺外的出口，紅燈正亮著呢。

燈號變綠。母親仍沒挪動腳步，她轉身向壁，低頭掩面。我瞄不到她的臉，仰頭也只看得到她後背輕微的起伏顫動。

前方燈號從綠變紅，又從紅轉綠，反覆牽動我的情緒——先是慌亂，再是急躁、不解，最後是洩氣和傷感。直到第七次綠燈亮起，母親深吸口氣，轉身、拂開臉頰上濕濡的髮絲，拉我的手快步走向綠燈。

那是我等過最漫長的紅燈。



評審意見

眼見殘酷

◎石曉楓

寫八歲孩童眼中所見的殘酷成人世界，創傷俱在而能不動聲色，藉由地下道、紅燈漫長等實景，以具象言抽象，由物理及於心理，指涉高妙。